

作为滑稽演员，必须能说多种方言。有人表扬我：“无锡话讲得蛮有味道。”其实，这要归功于我的地理老师钱复。

钱老师身材不高，脸上常带笑容，年近花甲，依然精力充沛。令人好奇的是，他讲一口难以抹去、无法改变的无锡方言。上世纪60年代，学校早已推广普通话，可想而知，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师有不少尴尬。难怪，钱老师对学生自嘲：“本来我是教语文的，因为不会讲普通话，就让我教地理，可惜我只会讲无锡话，如果会讲外国闲话，那么地理学到哪个国家，就讲哪个国家的闲话，那才有味道呢。”同学们哈哈大笑，他却无奈地摇摇头：“好啦，不要听我瞎说瞎话，上课吧，今天谈谈阿尔霸尼亚。”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显然，他的无锡话把“阿尔巴尼

亚”读成“阿尔霸尼亚”。尽管管如此，同学们都喜欢听他上课。原因在于，钱老师博学多才，讲课从不照本宣科，而是结合课本知识，讲些小故事，让学生加深印象。比如，他讲秦始皇造长城，先说孟姜女：“孟姜女的丈夫叫范喜良。古人很封建，因为范喜良偶然看见孟姜女的手臂，孟姜女只好嫁给他做老婆。好在古代没有体育课，要不然，男女学生一起挥拳舞臂，岂不天下大乱？”

钱老师家在无锡，平时住学校四楼的教工宿舍。我曾去看望过他，宿舍很小，除了卧床，就是一张办公桌。他说：“我这里有件无价宝呢。”随手打开窗，抬头便是海关大钟。我向钱老师请教如何写好作文，他说：“天下文章一大

抄，看见好文章先抄写几遍，以后化为自己的语言，写文章就精彩了。”从此，我开始写读书笔记。

“文革”开始，钱老师

地理老师钱复

王汝刚

遭到冲击，原因在于，他在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“一贯道”！何谓一贯道？学生当然不了解，但是，既然冠以“反动组织”，那一定是罪大恶极的。红卫兵批斗“历史反革命钱复”，全年级同学都必须参加，我和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则被赶到墙角受教育。

批斗会火药味很强烈，有人批判发言，讲得唾沫飞溅，指手画脚。钱老师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要他回

答问题，他反复一句话：“相信政府相信党。”突然，有人愤然而起：“请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，钱复不老实，他正对学生挤眉弄眼做怪腔呢！”这时，大家才发现钱老师身体正在前后晃动，头部也左右摇动，更要命的是，他竟然咧开嘴，似笑非笑……红卫兵勃然大怒：“你为什么油腔滑调？”“我……”钱老师语无伦次地回答：“我不是做怪腔，只不过练了几十年气功，老是站着不动，气就涌上来了，造成脸部五官紊乱，请稍等，我马上就断气……”他边说边加快摆动全身，似乎正在竭尽全力阻止气流。这样一来，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更加丰富了，引得大家乐不可支，批斗会只得匆匆收场。

学校号召学生到农村、边疆插队落户，我悄悄找钱老师征求意见。他说：“大势所趋，你还是早点去

报名吧，报得早，还可以挑个好地方，这就像单位分房子一样，分得晚了，只能分三层阁、灶披间了。我认为江西比较好，有米饭吃。”就这样，我带报名去江西插队，分配到有一个有着好听名字的贫困山村——芳溪公社。

当初，我和钱老师交谈用的都是无锡方言，钱老师不光教我知识，还让我学会了无锡话。更没想到，方言在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中竟会派上大用场。

屈指算来，四十余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钱老师。不过，师恩难忘，每次路过校门，或者到无锡演出，我总会想起这位可敬可爱的钱复老师！

我团即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“上海歌舞团当代舞蹈作品精粹汇演”。这是一台美丽舞蹈的“重播”——其中不少作品，是本团历年在重大演艺赛事中获得大奖的舞蹈精品。

这些年，我常常仰望舞者的星空，那里星汉灿烂；这些年，我常常谛听舞者不懈的脚步，那里步步生辉；这些年，我常常细数我们跳的舞，那里有不可言传的舞韵！岁月，让舞者生命春绿秋黄；年轮，在舞者行进中悄悄刻盘。

数十年来，我以师长的关爱和艺术同道炽热的目光，追随着一代代年轻的舞者。使我足以欣慰的，是他们勤于学、敏于思的优越顿悟。于是，这些年在舞者的夜空，茫茫苍穹，熠熠生辉。可是，这些青春的舞者曾付出何等的努力！

女子群舞《夜深沉》曾被评论界誉为“完美地演绎了京剧曲牌的优美意境”。

舞蹈以京剧曲牌“夜深沉”为表演载体，以女性曼妙的肢体，水袖妩媚的飘逸，让戏曲与舞蹈联姻，古为今用，京为舞用，京舞联袂，相得益彰。排练的难度，集中在“水袖”的使用和发挥上。为此，编导特意请来戏曲专家，向舞蹈演员传授“水袖”的绝活。那段时间，我看到女演员们连吃饭走路都在舞弄水袖……汗水换得成功，《夜深沉》公演后好评如潮。

特别难能可贵的是，这台演出节目中，还有本团青年演员自己编创的作品，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编导，却有澎湃的创作热情。双人舞《爱的旅程》，编舞的是一对现实生活中的恋人。他俩以自己的情爱故事，演绎成动人的舞蹈语汇，给我们带来了情爱的宇宙，情爱的风。舞蹈以别具一格的语言，生动地演绎了情爱的多姿多彩的丰富画面，令人遐想联翩……

主题唯美、画面绚丽、音乐华彩的《秀色》，舞蹈的流动扇花如行云流水，真是轻舞飞扬，风流万千。女子群舞《卓玛》，演绎了草原的舞韵，犹如草原最美丽的格桑花。男子群舞《雁北归》，表现了候鸟艰难的飞翔和优美的情怀，鸟儿北归的诗意多么盎然！女子独舞《月光下的风尾竹》，是傣家的情韵，傣家的舞风。舞者像一个美的精灵，婀娜多姿，似水柔情，别有一种风情和韵致。舞蹈《守望》、群舞《上海往事》……不能一一尽数。

我们倾心于舞蹈，无疑就是选择了一段寂寞而又孤傲的旅程。我们因生命而尽情舞蹈，我们因舞蹈而激昂生命，我们用美丽的方式拥抱人生！

这些年头和和田玉、翡翠已成为民间收藏中的一个热门话题，赌石之风因此而起。孰知中国玉文化史上的第一赌石却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。

记述和氏璧最早的历史文献见于《晏子春秋》：“和氏之璧，井田之困也，良工修之，则为存国之宝”；记述最详尽的见于战国《韩非子·和氏》。二千七百多年前，“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，奉而献之厉王”。“楚厉王“使玉人相之”，认为是石头，楚厉王觉得受骗了，于是砍了卞和的左脚。楚厉王死后，楚武王登基，卞和又献玉璞，楚武王“使玉人相之”，也认为是石头，楚武王也觉得受骗了，于是砍了卞和的右脚。五十多年后，楚武王死了，楚文王登基，听人说卞和抱着玉璞在楚山下痛哭，眼睛都哭出血来，问明原因后，让卞和献上玉璞。“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，遂命曰‘和氏璧’”。

卞和三献玉璞。前两任楚王都只是让宫内玉匠对玉璞的表象观察一番，就草率地擅断是石头。而楚文王却不然，他总结了前朝

也许，内心有一种农村情结吧，我喜欢看中央七台的农业节目，特别是看农民兄弟种植或养殖农副产品致富的故事，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！

最近，看到两档节目，却有了一种别样的感受。

一档节目介绍一位广东韶关的投资人，原本是做房地产的，为寻找新的事业方向，他把资金投到了养殖奶羊，取得初步成功，他公司的羊奶现在已经销往广州、潮州、汕头、珠海、深圳等地。

另一档节目介绍的是原本做建筑装潢的老板，来到南疆地区，承包了近千亩的戈壁荒滩，种植新疆红枣。更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开发理念：种植大枣，一定不用化肥，宁可花大价钱买附近农户的羊粪做肥料；为了保护枣树，他还种植防止风沙的白杨树、沙枣树，还种植苜蓿草，以保护水土，改善戈壁的环境。可以想

见，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这千亩戈壁，将是何等美丽的绿洲！

这两位原本都是参与城市化建设的投资人，现在把注意力和财力投入到新的农牧业领域，我觉得是一种可喜的回归！咱中国，自古就是一个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，“皇天厚土”、“丰衣足食”这些成语，表达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期盼！如今，占人口大多数的国人还是农民。政府一直倡导新农村建设，强调提高农业生产力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。党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，也总是关于农业和农村的政策！

可是，在我们社会近些年的高速发展中，我们农村的发展却是相

今年初秋，我们一行来到上海的友好城市——爱尔兰的科克市。走进著名的生鲜菜市场——“英国市场”，就见室内悬挂着几幅巨大的招贴广告，画面上一位爱尔兰老人：他头戴白色凉帽，身穿白色短袖工作服，外加天蓝色防水护兜。照片上他挑拣着大虾，向身旁来此访问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发出粲然一笑。

“这位老人是谁？”我们好奇地向爱尔兰导游唐先生打听。

“这可是我们科克市大名鼎鼎的‘鱼鲜老人’，是科克市的‘形象人物’。”唐导游指着巨幅广告娓娓道来：“这位鱼商，叫帕特·欧考内，经营着一家鱼鲜店。去年5月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到科克访问时，专门来到‘英国市场’，在帕特·欧考内的鱼摊前，两位老人亲切交谈了一番。这瞬间被随行记者摄下，这两张留影就成了‘英国市场’的招牌广告



鉴定此玉璞的经验，“使人理其璞”，让玉匠清理这块玉璞的外皮，发现里面果然包含着一块美玉。千古名玉和氏璧从此问世。

“荆山产美玉，石石皆坚贞。未必尽有玉，玉且间石生。”（唐·聂夷中）。地质学知识告诉我们，玉璞是未经加工琢磨的原石。一些玉石在质变交代时，会形成“包含结构”，即外面有一层皮壳将玉包裹在里面；还有因滚到河里成为漂砾，会在水流中形成氧化或铁质所染的外壳，将玉包裹起来。一般来说前者皮壳厚，后者皮壳薄。绝大多数高品位特级的玉璞产于河床里的冲击砾石（即籽料）中。根据当代赌石人的经验和统计，玉璞中能发现高品位玉的概率仅为百分之十左右。

和氏璧当其“潜光荆野，抱璞未理，众视之以为石，独见知于卞子”（西晋·傅咸《玉赋》）。由于它外面有一层皮壳而未清理，所以许多人看了都认为是石头，而只

对滞后了。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大量农民脱离了土地，乡村空心化了。一边是大量耕地被征用为房地产或工业用地，一边是大量农民手里的田地因为无人耕种而荒芜，而我们的粮食的进口量却在逐年提高！可喜的是，这种情况已被很多有识之士所认识，并有志于去改变！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，也提出要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，加强农业的产业化。

我觉得，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鲜明体现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

人口大国，重视新农村建

设，重视农民的利益，重视农民的民生，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和尊重，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！

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，建设新农村，需要全社会的倾力投入。笔者相信，更多的建设新农村的动人故事，会在我们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上演……

了。”

听这一说，我们赶紧慕名寻到帕特·欧考内的鱼摊前，探访这位名闻遐迩的“鱼鲜老人”。只见他身板硬朗，正不停收拾着各色鱼货，或往鱼货下方添加冰块。一会儿，又用净水冲洗鱼摊上下，因此整个鱼摊旁竟没有一星半点的腥味。鱼摊上大鱼小鱼、海虾海蟹，按品种排列得整整齐齐。真是位勤劳的老人！

唐导跟老人打起了招呼：“这几位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游客，是否方便同你交谈几句？”

“鱼鲜老人”一听，立即走出了柜台，向我们咧开大嘴一笑：“欢迎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！我们这里盛产新鲜美味的三文鱼、大螃蟹。你们来了就不要错过这个美食哟！”随即，他熟练地用双手从鱼摊上捧起一条红褐色的大鱼，瞧那张开的大嘴，足可吞下一个小足球呢！鱼嘴边露出上下两排尖尖的利齿，一副凶相毕露的样子。“它再厉害，可现在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了。”“鱼鲜老人”边说边叫我们用手去摸摸大鱼的牙齿。我们不但摸了大鱼的牙齿，还摸着大鱼头上那根长长的须子，左右来回摆动了一番。据说这须子是这种鱼捕捉食物时，用来作诱饵的。

欢笑声中，我特意请“鱼鲜老人”再次抓起大鱼，为他留下了这张“收获之喜”。

临别，“鱼鲜老人”掏出名片发给我们。一瞧，名片上有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合影。我向他建议：“到上海去开家专卖店。”

“OK，OK！”老人连连说好，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前两朝玉匠是有眼不识宝。俗语说：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从楚国遗址曾出土了许多精美玉器可知，当时宫内玉匠肯定也是行家手里。他们虽有可能认不得从未见过的新材质宝玉，但一定能凭借已掌握的玉材知识，从色泽、质地、比重等要素进行比对，辨出优劣，判定是否为罕见“美石”。正因为楚山玉璞有皮壳，两朝玉匠“相玉”功力不够，且又做事马虎（表象看不好，就应清除皮壳再看），才导致了误判。

天下共传之宝的中国第一赌石的下落，现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一是随葬于秦始皇的大墓里了。二是在秦末战争时被项羽所掠，其或许藏匿在项羽的都城——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或许遗落在项羽败死的垓下（今安徽灵璧）。

我们期盼中国第一赌石能有重见天日之时，让世人一睹风采！

璞从“玉”从“美”（意为“外皮”）。璞本意为“包有石皮的玉”。现在学界有一种观点，认为这块楚山玉璞根本就没有皮壳，楚国

也说《江南 style》

马春翔

夜光杯 11月11日刊登了郑启五先生的文章《江南 style 的翻译》，郑先生认为“江南 style”的翻译有三不宜，对此笔者不敢苟同。

第一，江南，在汉语里确实特指长江中下游流域一带，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专有名词。在韩国，江南是指汉江以南的住宅区域，特指富人区。这种地理重名的情况很多。比如关东，中国、朝鲜与日本都有。认为“江南”为中国独属，显然是不对的。

第二，郑先生对“江南 style”直接插入汉语感到不适，但即以“江南”为例：韩国、日本或者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由于受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影响，不但文字中保持着汉字，而且语言中也保持着汉语的用法，江南就是个典型的汉语式插入语，就像我们现在说DVD、NBA等英语插入语一样。

我国每年为了向全球推广汉语，在很多国家设立孔子学院，却要把别人自古使用汉语的习惯当成不正统予以指出，这岂不是和我们推广汉语的热情背道而驰？

第三，一种语言是否能生存，我个人认为关键还不是这种语言的纯净度，而是该语言的开放程度。一个语言越开放，这个语言就越有活力。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法语和英语。法兰西学院的重要职责就是规范法语、纯洁法语。但英语走的是另一条路线，那就是开放。每个民族每个人都可以对英语用法作出相应的调整，只要大家接受就好。于是乎，英式英语、美式英语、澳式英语层出不穷。连英语不是母语的国家都参与进来，比如中式英语“long time no see（好久不见）”，都成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常用语。这非但没有毁灭英语，反而让英语活力四射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语。

所以，笔者觉得“江南 style”的风靡理所当然。



周修荣

连环画情结

（四字市场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唱响主旋律

（四字音乐会名）

谜底：乐鸣东方（注：乐，旋律；鸣，响；东方扣“主”）

